

新 中 學 文 庫  
神 曲 : 地 獄

但 丁 著  
王 維 克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書局影印

卷之三

卷之三  
目錄

行書體清雅端莊

Dante Alighieri著

王維克譯

漢譯世  
界名著

神曲 · 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

(8 3 5 4 4)

漢譯世神曲・地獄一冊

Ia Divina Commedia

定價國幣肆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Dante Alighieri

王維

朱經

上海河南中路

務印書

朱經

務印書

上海河南中路

務印書

發行所

各處發行

(本書校對者林仁之)

## 譯序

據說但丁在三十五歲的時候，迷失正道，因古詩人維其略之引導，遊歷地獄，淨界，又因童年時代的情人貝亞德之接引，到了天堂，費時一個禮拜，見聞的描寫就成為神曲這一部詩歌。

其實呢，地獄，淨界，天堂，均無實體，只是詩人腦海間的想像，只是一種幻想的具體表現。但丁的後半世，就銷磨在這條幻想的路上，說起來未免有點可憐。然而他死了六個世紀，他的光芒並未減低，這又是他不中幸的大幸了。

現在我也走到「人生的中路」了，前途茫茫，未識正道何在，還是依着詩人之舊跡，重遊一番罷！於是我化一年的光陰，先譯了神曲中「地獄之部」。

曼殊大師詩云：「丹頓裴倫是我師，才如江海命如絲。」然大師對於但丁著作並未有何介紹，我的譯地獄，不過完成大師一部份的遺志罷了（和從前譯印度名劇沙恭達羅一樣。）

大師的知友柳亞子先生爲此譯本題：「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數字，抱這種精神的纔可看地獄一書。我在此地謝謝柳先生！

王維克，一九三五年十月。

# 但丁及其神曲

一、但丁生平及其著作

二、神曲總論

三、地獄分析

四、淨界分析

五、天堂分析

六、餘論

# 但丁及其神曲

「但丁像一顆灼熱的明星，高高地懸在天空，各時代的偉大者和高尚者都從那裏取火。他是無限期間全世界優秀分子的占有物。」

卡乃爾：英雄與英雄崇拜。

## 一 但丁生平及其著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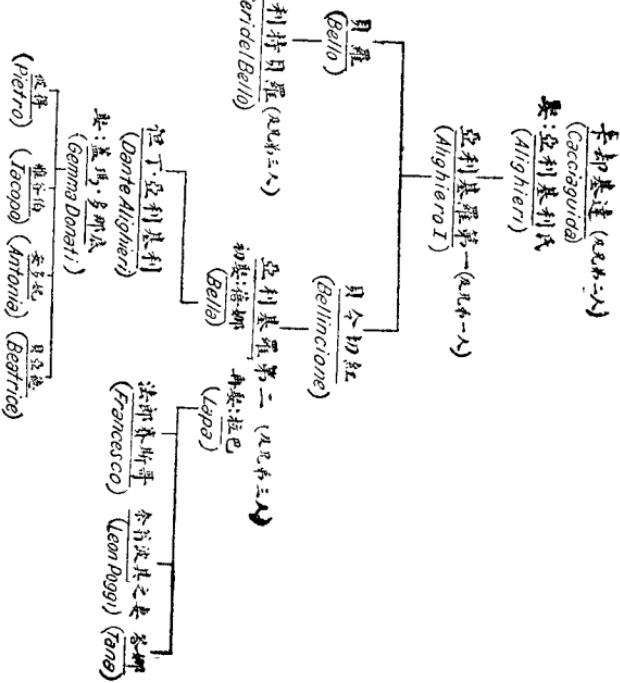
一塊荒僻的地，忽然長出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，這不是一樁奇事麼？在意大利的文學園地上，居然有這種奇事！

在意大利國土上面，本來說的是拉丁語，寫的是拉丁文。語言逐漸變化，到了但丁出世前半世紀，民間通用的「口語」或「俗語」已經和古昔的拉丁語大不相同，這就是意大利的國語了。可

是文人筆下還是寫着尊嚴的拉丁文。這件事和中國現在守舊的老先生不肯寫「白話」文，偏迷戀着「文言」文一般。在但丁之前，固然也有人嘗試用俗話來做詩文，可是但丁毫不躊躇地用俗話寫成他的名著神曲，一下子就使意大利國語成立，意大利文學成立，放出百丈的光芒，真是平地一聲雷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這不是奇事麼？這不是但丁的天才麼？

但丁以一二六五年（或在五月之後半月）生於意大利的佛羅倫斯城（Florence）。據他自己在天堂第十五篇所述，他的遠祖卡卻基達（Cacciainguida）於一〇九〇年居住佛羅倫斯，是一位騎士，死於一一四七年「十字軍」之役。卡卻基達之妻是亞利基利氏（Alighieri），因此他們的子孫有叫亞利基羅（Alighiero）的，但丁的父親就是亞利基羅第一、亞利基羅第二的前妻叫蓓娜（Bella），就是但丁的母親。（參觀但丁世系表。）但丁原名杜蘭丁（Durante），簡名但丁（Dante），連姓稱爲但丁·亞利基利。

關於但丁的生平，從薄加丘（Boccaccio）以來寫作的人很多，可是我們知道的究屬很少，而且有許多史實並不十分可靠。他生平有兩件重要的事情：第一，他有一個鍾情的女子，在一二九〇



年死了，他叫這個女子爲貝亞德(Beatrice)，爲她做了許多詩都記在他的著作新生 (La Vita Nuova) 裏面；第二，因爲政治關係，在一三〇二年他被敵黨放逐出去，終身沒有返佛羅倫斯，一二一九年竟客死於拉文納(Ravenna)。這兩件事情和他的著作有密切關係，要是但丁生平沒有愛情和放逐這兩件事情，我們也不會有神曲的。

關於但丁的愛情，說是有一個女孩子名叫亞貝德，和他差不多年紀，他在九歲的時候見了她一次，九年以後又見了她一次；她的美麗印象便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。傳說這個女子是佛羅倫斯一個富人名叫福而谷(Folco Portinari)的女兒，嫁給一個銀行家，她在一二九〇年死了，芳齡不過二十五歲呀！但丁的悲哀不用說得約在一二九五年，他把贊美她的，紀念她的詩整理起來，每篇詩並附以記事和註解，這本書就是新生，是用俗話寫的；這本書可說是神曲的先驅，是神曲的根苗，(在後面關於神曲寫作時代處還要提及)可是但丁筆下的貝亞德並無具體的描寫，並沒有把她的真面目給我們看，他只說她的微笑怎樣動人，聲調怎樣柔和，怎些神祕的嫋媚，怎樣無上的純潔；換一句話說，但丁已把她理想化了，已把她看作「善心」、「德行」、「和氣」等的象徵了；但

但丁心目中的貝亞德無異教徒心目中的聖母。新生是一條可愛的泉水，假使但丁不經歷放逐的瓦創，也不會有神曲這個汪洋大海。孟子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……」我們在但丁身上也找着了無可懷疑的證明。下面說他的放逐。

但丁的放逐，是他在一三〇〇到一三〇一年的政治活動惹出來的。原來在佛羅倫斯有二派：一派叫做蓋爾非(Guelfi)，是效忠於教皇的；一派叫做奇伯林(Ghibellini)，是效忠於日耳曼皇帝的。二派互鬭不已，到一二六六年以後，蓋爾非派大占勝利，把奇伯林派領袖趕出不少。可是在蓋爾非一派專政以後，他們又分化了。這次分化的緣故，由於教皇逢尼發西第八(Bonifazio VIII)的作祟。這教皇於一二九四年獲選，想把佛羅倫斯放在自己掌握之下，可是一部份的暴發戶大都不願意接受教皇的予取予求，一心要保持他們的獨立和自由：這一部份市民就成爲白黨(Bianchi)。另一部份的破落戶，很想借助教皇的勢力，以復興他們的家聲，所以對於教皇表示妥協：這一部份市民就成爲黑黨(Neri)。因此，在佛羅倫斯蓋奇二派之鬭餘波未盡的時候，黑白二黨之爭又開始了：這些爭鬭給但丁在神曲裏面做了悲憤的資料。

但丁家族本來是蓋爾非派。但丁努力於學問和詩歌，直到一二九五年似乎沒有參加公共事業，（據說他曾經身列行伍。）一個人到了壯年，又覺得滿腹經綸，目擊時艱，自然壓不住一股政治慾。但丁也是熱烈地主張佛羅倫斯要獨立和自由的，所以他成爲白黨中的健將。在一三〇〇年的夏天，但丁被選爲六執行委員之一，此種委員會就是當時佛羅倫斯最高政治權的機關。但丁不欲黨爭延長，被派往羅馬和教皇商訂調和辦法。同時教皇也請加爾(Carlo di Valois)（法國國王的兄弟）到佛羅倫斯來作「和事老」(paciaro)，可是加爾戴着和事老的假面具，大開審判的公庭，居然加但丁以臨訊規避的罪名，判決放逐二年。那時黑黨狐借虎威，任所欲爲了。在一三〇一年三月又判決但丁終身放逐，假使佛羅倫斯土地上有了但丁的影子，就要把他活活地燒死。於是但丁遠遠地離開了故鄉，過那流浪的生活。在開頭的時候，他也曾聯合了別的逐臣，進行推翻黑黨的工作。可是不久但丁即輕蔑這些陰謀詭計，他以爲一個人專替自己打算，不顧公衆的幸福，是狗彘不如。他退出明爭暗鬭之場，再入詩歌之園，聽候未來的正義鐘聲響罷。當亨利第七(Henri VII)於一三〇八年被選爲皇帝的時候，但丁久聞亨利的公正賢明，因此他想着自己的救星到

了，趁亨利光臨意大利的時候，親自聯合一班流浪者，要求亨利主持正義，使他們返國。可是，亨利在一三一三年死了，但丁的希望還是曇花一現呀！

在一三一五年，佛羅倫斯傳來一種消息，說是這班逐臣只要肯付一筆罰金，再頭上頂灰，頸下掛刀，遊行街市一躺，就可以返國。但丁的朋友寫信把這件事告訴他，但丁氣忿極了，馬上回一封信說：「我的老伯，這種方法不是我返國的路呀！要是損害我但丁的名譽，那末爲決計不再踏上佛羅倫斯的土地！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麼？難道我不向佛羅倫斯市民屈身辱節，我便不能親近寶貴的真理麼？事有可斷言者，我不愁沒有麵包吃！」但丁高傲的性格，寧死不屈的氣概，在這幾行字裏也可以看得出來了。

在但丁窮愁潦倒之際，他唯一的安慰是讀書和做詩。他在少年的時候，對於詩文已經用過一番功夫，及到現在，所有痛苦、憤慨、憂傷等情，都親自體驗出來了，加以貝亞德的倩影，在冥冥之中不時追隨他的左右，督促他完成少年時候對於她許下來的願心，就是用從來沒有立過的紀念碑去紀念她，（所謂紀念碑指文藝作品，就是他的神曲了。）

他在流浪的時候，他的家眷仍舊留在佛羅倫斯。大約是一二九一年（在貝亞德死後的一年），他從朋友之勸和一個大家女子蓋瑪（Gemma）結了婚。薄加丘說這件婚姻並不使但丁滿意，因蓋瑪是潑辣的。但是這句話也不一定靠得住。但丁和她生了四個孩子，（有的說六個，五男一女，後死去二男。）長子彼得（Pietro），次子雅谷伯（Iacopo）後來都有聲名，且註釋神曲有一女兒亦名貝亞德，則做了女修士。這些子女當然都是在但丁放逐之前生的，我想他們在十年之間生了這許多孩子，不一定沒有愛情。不過但丁既然傾心於死去的情人，他們夫妻之間就有了一層隔膜，這是極可能的。

但丁從這裏到那裏，好像水面上的一條破船。他的來踪去跡，現在知道的都不十分清楚。他早年寄居勿羅拉（Verona）的司加拉族（Scala）那裏，以後寄居倫尼奇拉（Lunigiana）的馬拉司比族（Malaspina）那裏。他因為研究學問的緣故，住過波羅格那（Bologna），還有人說他住過巴黎。他的晚年大概都在拉文納，他和那裏的主人基獨諾勿羅（Guido Novello da Polenta）很相得。神曲地獄第五篇中的法郎賽斯加（Francesca da Rimini）就是基獨的姑母，但丁在筆

下使她不朽了。在拉文納他的二個兒子（彼得，雅谷伯）和一個女兒都來會他，他就在那裏緊閉了他的眼睛，享年五十六歲，終算有足夠的時間完成他的神曲。（但有人懷疑天堂最後十三篇是他兒子作的，或是他兒子修改的。）

前面曾說及但丁的天才，試問詩人的天才是什麼呢？我想這就是一個人的組織力，想像力，和感受性。我們讀詩經的時候，知道有什麼「興也，比也，賦也。」興是由於詩人的感受性，比是由於詩人的想像力，賦是由於詩人的組織力。感受必有刺戟。但丁因為對貝亞德的愛情和對放逐的痛苦，可說已經感受高度的刺戟了。至於想像力和組織力，則須用學力來養成，至少可說須用學力來發展。我們不應當浮泛地說：「這是但丁的天才，」而忽略他的學力。當時佛羅倫斯有一位著名的學者，叫做拉丁尼（Brunetto Latini），據說教過但丁的拉丁文和古代名著，而且他知道但丁的才能，極力鼓勵他。但丁在地獄十五篇裏寫著對拉丁尼說的話：「在我的腦海之中，刻畫着你親愛的，和善的，父母一般的面貌……你在世的時刻，屢次訓導我怎樣做一個不朽的人物，因此我很感謝你……應當宣揚你的功德。」由此看來，拉丁尼雖不一定是但丁面命耳提的教師，但至少受過他

的「訓導」了。但丁對於詩歌的研究不用說，他也很愛音樂，會結交當時著名的音樂家，在放逐以後，他也許更加用功，對於天文、地理、歷史、神話、神學、論理學無不研究，因為這許多都是構成神曲的材料，但丁有隨時取用之必要。神曲幾乎包羅中世紀的一切學問，所以但丁研究者阿若蘭（Oznam）說：「神曲者，中世紀文學哲學之總匯，而但丁乃詩界之聖多馬也。」但丁對於拉丁詩人維其略（Virgilio）、荷維帝（Ovidio）、路加祿（Lucano）、斯答秋（Statzio）最有研究，神曲中時有引述；他的倫理學大致是亞里士多德的，天文學是多祿謀（Ptolemy）的，神學是聖多馬（Saint Thomas）的。他對於說教者的言論也採取了許多，對於阿刺伯的科學也吸收了一點。這些學問並不能專靠天才呀！

但丁的著作，用意大利語寫的有新生（這是記述少年時代愛情的詩文；）宴會（Convivio）（這是繼續新生寫的，體裁也和新生差不多，不過這裏是關於哲學的研究，放逐以後還繼續寫着，未完，共四卷；）詩句集（Rime）（抒情詩；）神曲（Commedia；）用拉丁文寫的有俗語論（De Vulgari Eloquentia）王國論（De Monarchia），牧謡（Elogae）（僅二篇，）都是在放逐後